



官

讀朱隨筆

卷二

拾六
冊

仁18
768
2



七
768
卷之二



13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二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受業

嘉定侯 銓 秉蘅

太倉王前席 漢廷

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九

答林巒云。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撫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



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愚按今之好著述者，須自度果非道聽塗說乎。

又答林巒云：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淡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唯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脈也。愚按此段與袁機仲論易要分別層數一例，姚江之良知、山陰之慎獨，無論其所指，不是即使所指不差，亦如其相雜何。

答楊宋卿論詩，惟視志之所向高下，至於用韻屬對

比事遣詞之善否。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未有用意於其間者。愚按今人所謂詩之工拙，非朱子所謂工拙矣。

答柯國材云：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愚按獨自之自，以人對我而言，自然之自，以我對理而言。

答許順之云：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覆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愚按吾人於同志之友，書信往來，不可不

知此

又答許順之云。夫子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愚按此則夫子二字。自孔子而後。人皆不當稱。猶之朕字。是古人之通稱。後世非天子。則不敢稱也。按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順之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又寄書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愚

按觀此。則順之全是佛學。

答許順之書。一云。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直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裴回。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一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一云。細讀二書。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

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澹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可棲也。卽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愚按讀後一書。始知前二書所謂源頭。所謂本領。非棲心淡泊之謂。不然則本領源頭等字。與姚江

金谿之學。何異哉

又答許順之云。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亾。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愚按此則孔子所謂心。亦卽孟子所云。仁義之良心。而非空指知覺之心也。晚邨謂孔子是指心之爲物。與孟子指仁義之良者不同。恐未是。

又答許順之云。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

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愚按集注。既引程子所稟之說。又引張子晏嬰智矣之說。乃是兼所稟所值言。

又答許順之云。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急急皇皇。役心規利耳。愚按此卽魯齋所云。學者以治生爲急也。但急字。要看得好。不要認做汲汲皇皇之意。

又答許順之云。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愚按此二語。曲盡朋友間光景。

答陳齊仲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愚按明季講學之儒。亦多以知本講格物。然與朱子所謂緩急先後之序。則

又不同不可不辨

答徐元聘云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詢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愚按朱子於此說得斬截如此乃蔡氏書傳則不從朱子而從馬鄭未知何故

王近思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

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答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愚按知此則隨所見聞皆可取益矣

答魏元履云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次序

又云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愚初看此却與吾斯之未能信相似細看知漆

言書隨筆卷二
六
雕開所言也有身心信不過處也有身心信得過而救時行道信不過處

又答魏元履云先王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言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

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愚按此論先王孔明最明但不知當日孔明何以不諫先王却未論及

與魏應仲一書切中小學工夫可與程氏讀書日程參看

答范伯崇第三篇論蒯瞶父子事最詳明

范伯崇云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答云此語甚穩當愚按性是人人所同若乾與坤則便不同此不知當如何看

又答范伯崇論在喪廢祭斟酌最精

另見讀禮隨筆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

答吳耕老云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愚按耕老之意謂飛躍不同其實則一是爲一貫而朱子以爲非則知近來晚邨之解一貫未可據矣

答何叔京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

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愚按此書恐尚未是朱子定論其後又答何叔京一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句章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此正與前一書意相

同而後書之首。有杜門奉親之語。則知其爲朱子親在時語。而非其晚年之論也。按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夫人憂。又與何叔京論。二程語錄云。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愚按觀此。則二程語。亦必有原不可分別者。又答何叔京云。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

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愚按今集註解。必有事焉。似不專以敬爲說。

又答何叔京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愚按此書之首。亦有奉親遣日之語。則亦是中年以前之論。尚未定論也。其中段又云。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

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嘿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此等語。亦易爲姚江之徒所借。

又答何叔京云。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愚按此。因叔京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故以是箴之。觀此亦可見孟子之持志。在知言之

先矣

又答何叔京云。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愚按此書。陳清瀾以篇首賑糶事考之。知亦是中年未定之論。

又答何叔京云。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

其道耳。愚按大學八條目之次序皆當如此看。

又答何叔京云：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勗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愚按陝以東不必直管到東海，只主近畿而言。公羊之說似不必疑。

又答何叔京云：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愚按此以敬爲存養之要法，則存養固不止於敬乎。

又答何叔京云：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愚按觀此，則知所謂操存，不專是內面工夫。又答何叔京云：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

讀外園集卷二
十一
之全體。嘗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按此卽前一書之意。又別集卷四。有與叔京書曰。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亦此意。

又答何叔京云。濂溪之子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

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愚按濂溪之子。一變至此。而程朱之子。則不然者。闢邪之功。有嚴有不嚴哉。

又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愚按觀此。則知敬義之於動靜。是迭爲賓主的。

又答何叔京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愚按如此說。則孔顏樂處。方有把柄。又答何叔京云。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

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愚按此論顯微體用，比第三十卷答汪尚書之言尤明。

又答何叔京云：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心，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

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愚按前書云：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此段發明性卽理也之意最明。然中庸首章註講大本云：天下之理皆從此出者，蓋此是以理之體對理之用言，而非以理與性對言也。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一

答馮作肅論吾亦欲無加諸人云：博施濟衆之間，與

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某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愚按此於先後無考之中。推出一個先後來。非精義如朱子。便易入於鑿。答連嵩卿云。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

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澁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

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愚按此段發明生死之理十分透徹尤妙在起手將天地為主我為主兩意反詰之與論語何哉爾所謂達者同一法

又答連嵩卿論克已復禮云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愚按觀此可想顏子問目之意大抵一部儀禮一部周禮皆是此禮之目約而言之則視聽言動四言猶之論治者總而言之則曰實心實政分而言之則曰清慎勤又分言之則曰抑強扶弱興利除弊

又答程允夫洵云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愚按此雖指子由言其實子瞻亦是如此又云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蓋蘇氏之辨雖朱子早歲亦不能無惑甚矣其誤人也

又答程允夫云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

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愚按答程允夫論蘓學諸書，當與第三十卷答汪帥書同看。程允夫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朱子答云：此說是也。愚按言理言學，卽工夫本體之謂。又答程允夫言：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愚按此可見譬喻之法

程允夫問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朱子答云：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愚按觀此則註雖明健並言，而就此章言，則自重，在健。程允夫問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

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朱子答云：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愚按：張子冰水之喻，似指義理之性言，不指氣言。然朱子亦謂其過，不知何故。

程允夫問濂溪橫渠之學，不知所造孰深。朱子答云：此未易窺測，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愚按：觀此可知。

朱子教不躐等之意

又答程允夫云：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愚按：觀此，則曹月川夜行燭一書，其精神力量，豈是尋常。答黃子厚云：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愚按：以子以四教觀之，恐此說尚未安。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二

答胡廣仲云：來喻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

讀外隨筆卷二
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愚按此等說。斬盡葛藤。

又答胡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主敬以

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旣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

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愚按朱子置敬字於八條目之先，最是學問本領。姚江之徒，不但認知字差，從知字做起，便先差。又答胡廣仲云，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母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

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愚按五峰之學，亦本程子，而其蔽如此。若非朱子，則混儒釋而一之，豈待金谿姚江也哉。

又答胡廣仲云，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

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愚按此因胡氏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故答之如此。卽前不與動對。不名爲靜之說也。

又答胡廣仲云。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愚按字內事。莫不皆然。

又答胡廣仲云。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愚按大學之致知。是孟子所謂知也。姚江之致良知。是上蔡所謂知也。又答胡廣仲云。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爲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

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王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愚按明季

講學之弊。往往多此類。

答吳晦叔云。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旣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

讀分隨筆卷二
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制度之闕略耳愚按二者並行之說最確後又有答晦叔一書云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愚按此一段亦發明程子周人改月不改時之

意然愚意改月不改月二者旣並行則改時不改時二者亦應並行

又答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愚按陽明之徒所以議朱子者朱子固已自辨之矣彼自將章句泥看耳

又答吳晦叔云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

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愚按此一段當與仁說同看

答石子重云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走作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

言朱陸筆卷二
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
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亾之所
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亾言。此亦未安。
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
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
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
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方是好
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
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

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
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
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愚按此當與
三十九卷答許順之論操存一段同看。

答石子重云。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
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愚
按如此分別甚細。

石子重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讀朱陸筆卷二
伊川解以爲仁。語錄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朱子答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愚按。今人觀朱子之書。亦當如此分別。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三

與陳明仲云。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

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愚按。市人以持久困村民。爲吏者。不可不體此情。

答陳明仲云。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愚按。脩身者。固當如此。若言他人之過。則豈可不辨虛實乎。

答陳明仲云。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

讀朱陸集卷二
三
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愚按切近二字如此看。卽是循序漸進之意。蓋惟切近。乃所以爲廣遠之階也。

答李伯諫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愚按此書所指。正與嘉隆以來儒者之弊同。

又答李伯諫云。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

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愚按朱子辨別古人之語。真如繭絲牛毛。使異端一毫不可假借。

又答李伯諫云。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

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力，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愚按觀謂釋氏能直內，猶之謂象山能尊德性耳。皆是淺一層說明道。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亦然。

答李伯諫引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愚按上蔡二語。括盡儒釋之道。

答林擇之云。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愚嘗喜魏

莊渠之言敬然不若朱子此段之親切

答林擇之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

周正建于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嘗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一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

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愚按此條當與四十二卷中答吳晦叔書參看。又按卷五十八答胡平一論正朔，大略與此相同。

答林擇之云：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从之自然見効。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匆匆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可試思之。非小故也。愚按嘉隆以後儒者講學，多是大驚小怪，所以其弊不可勝言。

又答林擇之云：龜山所云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孤負此翁耳。愚按所云李先生論此最詳者，蓋指觀未發氣象之言也。所云後來所見不同者，蓋指中和舊說也。後又答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

功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又云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此。此皆翻中和舊說之論也。

答林擴之云。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克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愚按今人以大而有本。分貼成章後達者。觀此可以知其誤矣。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四

答方伯謨云。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也。愚按格致不專是志。而志則在格致中。

又答方伯謨云。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愚按今人欲求宋板書。然在朱子所歎已如此。如何如何。

答江德功云。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愚按此將致知格物。竟看作二件。

又答江德功云。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愚按此處。今人皆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復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愚按此處。今人亦多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

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愚按此與答林擇之論講學大驚小怪一段。俱切中今日學者之弊。

又答江德功云。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

也。愚按觀此則凡朱子主靜之語別學俱不得而借矣。

答曹子野云。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愚按朱子於此一節。蓋亦未敢斷也。胡三省通鑑註。不辨及此。不知何故。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五

答吳伯起云。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

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愚按一時意氣。卽中庸之曲是也。

答李深卿云。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

言外錄卷之二
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愚按今人有謂不應議姚江山陰者。亦未考於朱子之言也。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愚按觀此。則知八條目。不是截然做完一件。方做那一件者。其間各自有淺深先後。又答吳德夫云。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

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愚按此則易是氣。太極是

理可見

答廖子晦云。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多。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

無不中節耳。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謬。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愚按此一條。說中和

界限最明與中和舊說不同此必是朱子四十以後之言大抵朱子與象山此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尚屬中年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工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故學蔀通辯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

庚申歲朝書

又答廖子晦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耳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

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大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愚按此等處最精微

答廖子晦論設王立尸燐蕭灌鬯一書最可悟理氣之辨

又答廖子晦云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愚按此說省了許多葛藤

又答廖子晦云。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愚謂有運用前之知覺。有運用後之知覺。如冬之在秋後冬前也。

答廖子晦引東坡湖州伊川涪陵及陳了翁被逮一書。可以處排遣不去之事。

又答廖子晦云。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愚按如此分析。間架最明。

又答廖子晦論寬嚴言。為政須有綱紀文章。此一條

最切於居官者

又卷末答廖子晦一書。論功夫。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最可破異學直截之說。與陳齋記中和舊說。皆迥然不同。按此書篇末。言韓文考異。考異成於晚年。則此為晚年之論。無疑。

讀朱隨筆卷二終

此書之旨，在於論學。其言雖平，而其理則深。蓋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此其大旨也。然學之有方，不可不察。夫學之有方，猶水之有源也。源清則流潔，源濁則流穢。此其要領也。故曰：學貴乎博，博而後約。博則見多，約則思精。此其法也。又曰：學貴乎勤，勤而後成。勤則力足，成則道明。此其功也。嗚呼！學之難也，非一日之功，非一己之力。然則學之有方，不可不察。夫學之有方，猶水之有源也。源清則流潔，源濁則流穢。此其要領也。故曰：學貴乎博，博而後約。博則見多，約則思精。此其法也。又曰：學貴乎勤，勤而後成。勤則力足，成則道明。此其功也。

